

南海風雲的契機

美國在南海再三近距離試探中國的島嶼，其目的不僅是維護在南海的“自由行”權利，更是向南海各國表示美國是他們的朋友，有能力保護他們，幫他們對抗中國，從而鞏固與東盟的關係。

日本也乘機積極與南海各國示好，將軍事力量伸進南海，表面上是履行美日軍事合作的條約義務，協助美國，實際目的是拉攏各國為日本的朋友，遏制中國。

美日的突出行動，是因為南海出現在島嶼領土主權和主權權利的爭議。

中國根據歷史所有權而擁有領土（《聯合國海洋法》第15條承認歷史所有權。領土主權的本身並非《海洋法》所規定。），從而擁有權擁有領海和專屬經濟區。中國并根據傳統使用而擁有海域使用權（第47.6條和第51.1條），以九點線劃出其範圍，他國的“專屬經濟區”不能排除其權利；中國也不排除其他國家的權利。但在中國內部多事時期，越南等國紛紛佔據南海各地島嶼，自稱擁有主權和主權權利，否認中國的主權和權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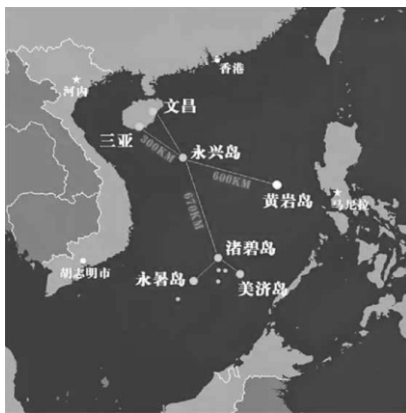
越南與中國本來應當是兄弟國關係，但是出於政治因素，越南對中國心存敵意，與中國面和心不和。越南佔奪南海的島嶼最多，與中國的對立最尖銳，轉向美國。

菲律賓走向法庭，引用《海洋法》不同的條款（121.3條）主張：南海島嶼都是不能自行維持生活且沒有居民的礁礁，因此不是可以作為“領土”的島嶼，不可以擁有領海和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權利。而菲律賓根據60.1條（a），可以全面擁有200海里的專屬經濟區，並有權在區內建立人工島嶼，等等。美國海軍進入中國島嶼的領海，便是支持菲律賓的主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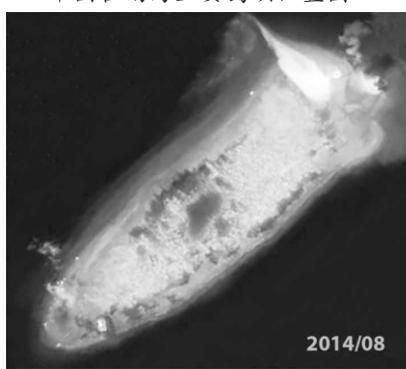
二、挑戰：中國（大陸和臺灣）在南海面臨巨大的挑戰。近年大陸高唱“大國”地位，南海各國感到威脅，大陸的任何動作都引起反彈。

馬英九一月視察太平島，證明太平島的確是自然海島，是領土，與其他中華島嶼領土，歷史上從來沒有他人反對；美國也曾經同意。《海洋法》第46條（b）還承認歷史上密切相關的島嶼構成政治上的實體，即享有領土的主權和主權權利。雖然美國對馬英九的視察提出抗議，但其主要目的可能是警告其他國家不可效尤，以免危機升級。

南海的核心問題，是領土、領海、以及專屬經濟區的爭議。領海和專屬經濟區是附著在領土的主權而產生的。領土和專屬經濟區便是爭議的兩個問題。同時，南海涉及極其重要的國際政治、國家安全、海洋交通運輸、軍事霸權等等，美國便必然介入。所以，南海問題不僅是中國和南海各國的關係，也是中美關係，兩個層次的問題必須同時解決。



中國在南海主要島嶼位置圖



2014年8月的永暑礁。

南海危機很深。但危機出現時，也是探索解決方案的契機。

三、解決方案：南海的和平與安全機制，必須中國、南海/東盟國家、美國三方適當合作。同時，必須台海兩岸合作，巧妙促其成功。

解決南海問題，首先必須決定中國在世界上定位的問題。中國是要爭霸，還是要與鄰邦以及遠方大國維持和平？是要排他性的獨享，還是願意與遠近友邦分享？

這兩個問題似乎都不是問題：中國大陸早就再三聲明，中國不稱霸，要和平、平等地與各國共同發展。中國大陸和臺灣都聲明南海島嶼將不設為軍事據點和軍事用途，期望與各國共同推進和平發展。

在這個基礎上，中國如果提出具體倡議，邏輯地應當遵循兩個最高原則：一、與東南亞國家建立一體化機制，例如參加東盟經濟共同體。在這個框架中建立多種具體合作的實務機制。二：與美國保持最友好關係，不與美國爭地位。只要中美友好，東南亞和全世界就能維持和平與安全、繁榮的大局。這是中美雙方對世界的嚴肅義務。

這兩個原則應當是沒有選擇的，不可能有任何其他選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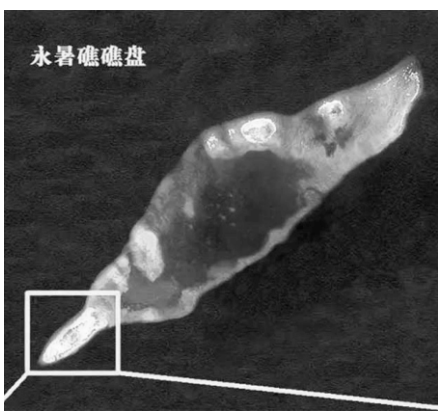
四、國際合作機制：

中國可以提出一系列南海倡議 Initiative，並推動實施。首先，中國和東盟共同設立南海合作委員會，協調各國各種實務機制的國際合作，共同研究制訂各種基本規則和規章制度。這一重要的多邊國際機構，可仿照聯合國，規定不論國家大小，一律平等；重要文、武職員由各成員國輪流擔任；總部、分部分設在各成員國。

在全面合作的框架中，中國和東盟各國建立各種多邊國際合作機構，例如關於：海洋生態環境與氣候、海洋資源、能源的勘探、開發、管理、保護與利用；海空搜救、救災；海上後勤服務；信息網；國際海洋大學和科研機構等。經貿性的企業可以建立國際聯合航運、航空公司、物流網、各行各業的多國聯合企業等。鼓勵各國公、民營企業自行組合。這些聯合企業，由多國業者共同擁有與經營，不同於目前流行的在全世界設分公司的一國跨國企業。

由南海各國共同建立南海國際聯合海巡隊，共同維護南海航行安全。在海洋的上空，中國與各國共建“南海多國航空識別區”。航空識別區是冷戰產物，原來含有防衛和假想敵概念，針對某“對方”。未來的多國海巡隊和多國航識區不以任何國家為假想敵，專為管理日益複雜的南海交通。

中國以開放、容納、合作為宗旨，不妨坦然邀請各國新聞記者和海事人員採訪在南海的設施。合作機構的人員可以上島常駐，參與運作。這不會妨礙中國的主權，安全，或利益，只會讓中國贏得更多的信任和朋友，贏得對中國島礁主權的確認，贏得各國



方塊內是永暑礁盤露出水面的部分。



2015年11月的永暑礁。

◎吳章銓

共同來參與擴大設施，增加填海造島、布置浮島、進駐民營企業人員。將來南海各國所主張的島礁，都將隨着全面開放。這與在陸上建立經濟合作區同樣是約束主權而擴大合作與分享。

五、開放性：1. 應該邀請所有東盟國家、不論是否沿海國，都一體參加多邊合作機制，共享南海。形成中國和東盟合作中的一個有特殊功能的南海共享區。

東盟國家中比較客觀、溫和、中立的成員，將中和那些懷有防華、抗華心理的國家。全體東盟國家參與制訂行為規則，參與分配收穫，他們會感到集體力量的安全，也是中國與東盟長期合作、共同安全的意願。東盟的團結必然是逐漸鞏固的。中國與東盟的團結也必須日久彌篤，結為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體。在南海建立彰顯這一特質的機制是理所當然。

2. 邀請美國參加所有各種機制的理由很明顯：只有美國參與，在國際機制內共同努力，才可以化解中美兩國間的互不信任。同時，南海各國必然要求美國參加，不可能不接受；只有美國參加，才能使顧慮中國的南海各國敢於參加，並使想參加的國家不會被懷疑是傾中疏美，遭致美國反對。美國海軍是全世界海洋的護航者，美國的經貿文化力量早已滲入東南亞。美國的參加是必然的，是不可能排除的。而美國的參加將抑制任何走極端、走衝突路線的動作。中國不必擔心美國成為南海的一員。中國將來同樣會進入其他區域的海洋空間。

3. 邀請臺灣參加南海各種機制非常重要。一則，表示大陸對臺灣將不會採取武力行動，而是坦率在國際上合作，從而兩岸關係得以穩定。二則，更重要的是，大陸對臺灣寬容，乃是向南海各國釋放明確信號：大陸對南海各國必將互相尊重，平等共享在南海的權利。這將使各國放心參加大陸的倡議。臺灣的參加是南海機制是否可行的試金石。

通過各種多邊的南海國際合作機制，中國和東盟/南海各國的人員在共同生活和共同工作、共同學習與科研、共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化解人與人之間和國與國間的疑懼，促進友誼；沖淡某些雙邊關係中的摩擦和衝突，化猜忌、防範、對立為友誼合作。朋友多必然比敵人多更有利於提高國家、國民的安全、發展、幸福。在合作過程中，即使偶然小有吃虧，最後必然是贏。不是獨贏，是眾贏共贏。

六、中國的使命：南海倡議，必須中國挺身去推動；任何其他國家辦不到。如果美國出頭倡議，中國一定不肯接受，認為是美國搶奪中國的地盤，或意圖聯合各國制中。如果南海各國提出，中國自持大國，不願意被領導。但是中國可以從高瞻遠矚的胸懷去想：只有中國能得到開放共享，別的國家才做得到。相反地，各國都死命頂着幹，誰都不讓，都會落得精疲力竭，沒有一國得到真正勝利。

中國根據自身的經驗，深知民族主義精神是不可阻擋的力量。設身處地，應當理解南海各國和中國一樣，都有民族主義的激情和衝動。中國必須首先冷靜思考，為未來長遠的大利益著想：模糊主權爭議，推進平等合作；化國家對峙為區域合作。這是世界的潮流。

古語說，“退一步海闊天空”。中國發揮主動，乃是歷史的使命。成功將是所有國家的成功；失敗也將是所有國家的失敗。

吳章銓，聯合國退休人員，是老保釣中最早對美國歸還沖繩而產生的釣魚台歸屬問題提出質疑的人之一。後來的保釣運動是從他們的質疑開始的。

←2015年11月已經是永暑島。截至目前，中國在南海共建了7個島，分別是：美濟島（最大島—6平方公里）；渚碧島；赤瓜島；東門島；華陽島；南薰島。

論中壇美 US-CHINA FORUM

網址: <http://www.us-chinaforum.org> 投稿信箱: uschinaforum138@gmail.com

中美論壇社 主編: 刊頭設計 劉學武

社務委員: 劉冰 張紹遷 周友道 傅建烈 水秉和 張一飛 陳立家 陳憲中 馬在莊 佟秉宇 范湘濤 張文基 蔡社長

每星期六出刊 第132期

推進中美相互瞭解合作 促成海峽兩岸和平統一 倡導和諧平等多元世界



保釣運動及亞太事務專刊

進入2016以來，南中國海緊張局勢有增無減。中國在美國和日本的煽動之下，如何應付來自南海周邊國家的壓力，確是一個無法避開的頭痛問題。

本期吳章銓及王文軍二位先生分別對南海問題提出他們的看法和建議。《中美論壇》三月初將在美國東西兩岸，分別舉辦由中美學者，共同參加的南海問題學術會議，精彩內容將在《論壇》陸續刊登。

李景科先生把《保釣》和《中國夢》連起來確實有意思，也非常嚴肅，保不了釣魚台列嶼，還奢談什麼《中國夢》？Dr. Wordman的英文稿又要停一期，謹向作者及讀者致歉。

陳憲中,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保釣”是“中國夢”能否實現的試金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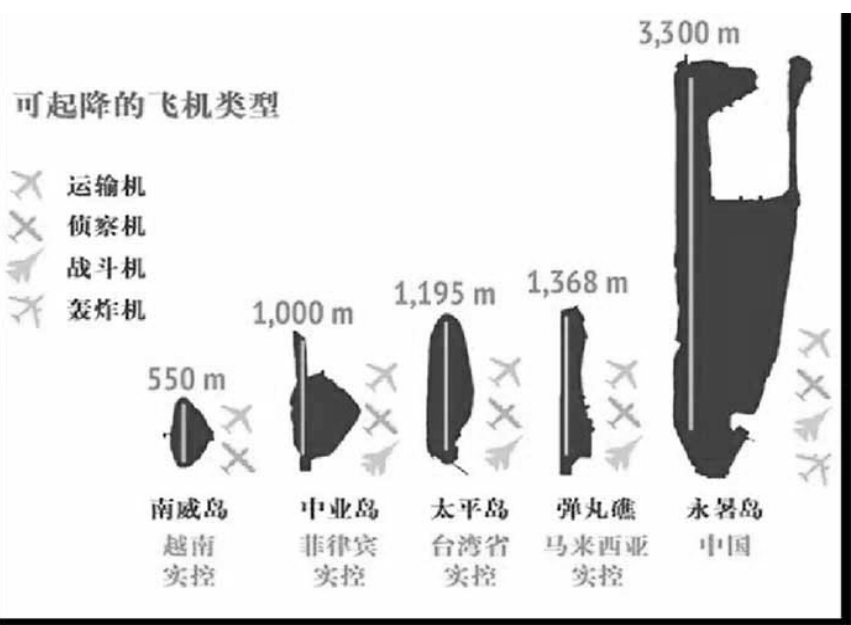
◎李景科

共同民族願望和標誌性符號了。“保釣”問題不解決，不等於“中國夢”的實現。展望未來，保釣是一定會前仆後繼進行到底的，這是中華民族的毫不動搖的意志。但回到現實，如何能夠解決釣魚島問題，卻是全民族值得思考的大問題。首先是要把傳統的民族信仰和精忠報國，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傳統重新回歸我們絕大多數人的心靈深處，因為，沒有信仰，沒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堅定意志，就沒有自主的動力，就沒有覺悟，就沒有“保釣”就是紙上談兵的“精神勝利”，社會必須淨化，大陸實行文明社會建設有幾年了，社會大眾文明素質整體提高了多少，還難以估計，但社會民眾的文明素質的整體大幅度提高與“保釣”成功和“中國夢”的能否實現有絕對的直接關聯。

現在看到的現實是，美日在釣魚島問題上已經進入軍事同盟並以釣魚島問題為切入點，企圖與中國全面軍事對抗已經成為現實，在最近的將來，釣魚島問題也有演變成地區軍事衝突或全面世界大戰的導火索也是可能的。但中國老百姓是不怕美國日本的，人民會為了捍衛自己祖國的疆土拼死到底，自古以來的傳統如此，因為，“保釣”已經深入中國人的心裡，保釣”已經成了“中國夢”能否實現的試金石！

李景科，民革黨員，歷史研究者，55歲，著作《丹東歷史探微》（2013年，哈爾濱地圖出版社），《釣魚島的動物和植物》（2014年，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等。

日本無條件投降，沒有徹底歸還全部被非法佔據的領土和海疆。釣魚島就是一個問題，而由此引發的中華愛國者們推動的使釣魚島回歸祖國的保釣運動，現在快50年了，而時光如白駒過隙，跨越百年不解決也是有可能的。保釣運動和“保釣”一詞，中國人人皆知，要求保釣島回歸祖國的口號，已經成了兩岸三地及世界各地所有中國人的



永暑島有全南海最長的飛機跑道，運輸機；偵察機；戰鬥機及轟炸機等均可起降。

后冷戰格局下的南海博弈（上）

◎王文軍

隨著美國再入亞洲，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將南海問題推向了國際社會的風口浪尖。其實近年來，特別是進入20世紀以來，南海問題一直是國際社會所關注的焦點。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關於南海主權的爭端愈演愈烈，成為當今世界最敏感、牽扯國家也最多的國際熱點問題。而在這其大勢都是後冷戰時期美國主導的世界格局中亞太佈局的一部分，中國如何破局，在世界後冷戰時期如何擴展國家發展空間，與周邊國家達成平衡，也與美國利益達成平衡，需要高超的政治藝術與相匹配的國家實力。如同圍棋高手不在一子得失，重在佈局和做眼。

主權之爭既是國家利益之爭的直接表現，不僅是兩國關係與國內政局演變的歷史積累與沉澱的結果，也是世界政治格局演變的結果。因此，系統梳理南海問題的歷史發展脈絡與不同階段的具體表現，是我們判讀當前南海局勢、採取積極有

利措施維護我國國家利益和海洋權益的前提和基礎。

南海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我國最早可追溯到秦漢時期就發現並命名了南海諸島，漢武帝于元封元年（西元前110年）于海南設珠崖（今海南三亞市）及儋耳（今海南儋州市）兩郡，此後歷代都訴諸了對南海的主權。漢、南北朝時將這一海域稱為漲海、沸海，唐代以後逐漸改稱為南海。至宋代時，我國對南海的行政管轄已基本囊括了整個南海海域。直至20世紀中期，我國歷代政府一再明確宣佈對南海所擁有的主權，並未引起他國爭議。目前具有不同看法的國家在20世紀中期或之前出版的地圖中，事實上有一些與我國的訴求表示一致。

在英語中，南海被稱為“south china sea 南中國海”。在中文裡面，“南中國海”與“南海”並稱的語彙。

在西方侵略者到來之前，南海一直

處於中國管轄之下。到滿清入主中原，由於馬背民族對海洋的無知導致畏懼，而漸失對海洋的開發與管轄，到了近代，中國國力衰弱，西方殖民主義國家開始強佔南海諸島。

如，20世紀，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竭力鼓吹“水產南進”，在政府的宣導之下，日本組織了所謂的“探險隊”，“其探險的目的是‘把無人之島變為日本的新領土’，他們到達了南沙群島的五個島，即北子島、南子島、西月島、中業島和太平島，並在西月島樹立所謂的‘佔有標誌’。

1930年，法國首先佔領了東沙島嶼。1933年，法軍佔領了南沙較大的南威島、太平島、中業島、西月島等島嶼，驅逐了島上的中國漁民，在島上升起法國國旗，宣稱當地為“無主之地”，並宣佈這些島嶼為法國領土。至此，法國已佔我南海9個小島，引發中國對法國的抗議，史稱“九小島事件”。

抗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加緊對西沙

群島和南沙群島的佔領。1939年2月28日佔領海南島後，3月1日隨即又佔領西沙群島，3月30日佔領南沙群島。1940年，日本在控制法屬印度支那的同時佔領了南沙部分島礁，作為其“大東亞戰略”的軍事基地。二戰結束後，法國重返越南，並於1946年10月佔領了南沙的南威島、西沙的珊瑚島。

面對法國殖民者對我國南海主權的侵犯，中國國民政府於1946年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委派接收專員前往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進行接管，並在部分島上樹立主權碑以宣示主權。1947年，當時的中國政府內政部方域司在其編繪出版的《南海諸島位置圖》中，以未定國界線標繪了一條由11段斷續線組成的線，因其形狀為“U”形，所以也被稱為“U”形線。但是，由於國共內戰，中共建政後缺乏實力，對被佔領的南海其它島礁無法採取收回行動，只是在1949年，經政府審定出版的地圖在同一位置上也標繪了南海海域國界線，1953年也意識形態關係和當時的戰略需要出讓北部灣白龍尾島與越南，把11段斷續線改為9段斷

續線。九段線一直以來都是中國政府主張其在南海各項權益邊界的依據。就此形成了本應屬於中國的南海島嶼長期被幾國分別控制的局面。

同時，1951年在簽署《三藩市對日和約》時，美、英應法國的要求，把西沙和南沙群島的處理包括在條約之中，並同意法國把其盟國老撾、柬埔寨和越南都帶到會議上，而中國大陸和中國臺灣卻沒有被邀請參加會議。在1951年《三藩市對日和約》草案中，美、英故意不提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的主權歸還問題，為以後的南海領土爭端埋下了禍根。更嚴重的是，和約僅寫日本放棄對西沙和南沙群島的一切權利，而沒有明確指出把其歸還中國。《三藩市對日合約》為南海周邊新獨立的東南亞國家提供了爭奪南海領土的機會，這種局面的形成為以後中國與鄰近國家在南海的爭端埋下了禍根。

作者：王文軍，1968生於重慶，1989年北京航空學院三分校肄業。2007年參與保釣活動。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創會會員。